

LEOPOLDO ENPERADOR: CREATOR ' S SPACE, TIME BEYOND REALITY

莱奥珀多尔·恩佩拉多尔： 造物者的空间，时间超越了现实

文|程艾 图片提供|Leopoldo Emperador

还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Leopoldo Emperador（莱奥珀多尔·恩佩拉多尔，下文简称 Leopoldo）相约在成都人民公园的鹤鸣茶室。这是他在成都驻留的最后一天，他想走一走这座城市的老街老巷，感受地道的蜀国风韵。于是我把采访的地点约在了始建于1923年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老成都的鹤鸣茶室。

两盏清茶，树影摇曳，清风吹过湖面。Leopoldo银白的发须，配上他开怀的笑，与此刻的悠闲自得相得益彰。

他和善健谈，英文也十分流利，甚至是西班牙艺术家团队的首席沟通员，据他说是因为早年有一个英国女友，甚至调侃着说，你看爱情就是最好的老师。Leopoldo就像一个认识多年的老友，他将数十年的艺术生涯娓娓道来。

记忆与情感

“我的兴趣不是当代艺术中的史前图像，而是史前图像和当代艺术中在视觉隐喻的构建和艺术功能方面的联系。”

Leopoldo说，童年和青春期构成了大多数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两个词也引导着他的创作与生活。

当Leopoldo年幼时到访西班牙北部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记忆中，烛光摇曳，洞穴的内部被昏暗的灯光照亮，使岩壁上的野牛、鹿和马也变得非比寻常，在年幼的Leopoldo眼中，他发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情感世界，这份记忆让他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好奇心保持到了今天。而他之后的旅行目的地往往也是一些历史遗迹。



莱奥珀多尔·恩佩拉多尔

大加纳利群岛艺术家协会主席
西班牙著名的雕塑家、艺术家



Boschetto.
Installation of four sculptures.



Strain.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29.5x43x31cm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a. 2011

在阿尔塔米拉洞穴之后，Leopoldo又旅行至法国布列塔尼的古老神秘的石阵(Carnac)，爱尔兰共和国纽格兰奇墓(Newgrange).....有一年冬至，在纽格兰奇这座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坟墓中，Leopoldo穿过狭窄的通道，亲眼看到一束狭窄的阳光穿过入口上方的开口，射入墓室。随著太阳的升高，光束越来越宽，最後整个墓室都充满阳光。光线照亮了刻在石墙上的雕刻，让Leopoldo惊叹于古人为捕捉自然界的这一神奇时刻付出的崇高努力，他被深深地触动。而后来他在他的朋友兼老师马丁·奇里诺(Martín Chirino)的陪同下，去到图克·奥杜伯特(Tuc d'Audoubert)、巨石阵(Stonehenge)、巴洛斯峡谷(Balos ravine)和加尔达彩绘洞穴(GPainted Cave)等多处遗迹时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情感震撼。

众所周知，在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的作品以及塑造现代艺术兴起的众多艺术家作品时，基克拉迪群岛艺术和非洲艺术的影响至关重要。尽管我们拥有科学知识，但这些原始形式对我们仍然是神秘的。从遥远的过去模型中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发展出自己的作品的艺术家，将现代科学与原始形式相叠加，在这些艺术家中，有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斯森(Robert Smithson)、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和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1975年至1989年期间Leopoldo也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创作工作的。



Asp.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21.5x56.5x32cm
Private Collection, Tenerife 2011



Arborescence II.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31.5x15.5x12cm
Private Collection Las Palmas 2012



Arborescence I.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27x30x26.5cm
Private Collection Las Palmas 2010



Jacaranda.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33x62x40cm
Private Collection Las Palmas 2011



Satyr among philodendrons.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65x55x22cm
Private Collection Las Palmas 2011

自然和技巧

而与桑坦德市历史遗留的史前图像形成对比的是桑坦德港,它是西班牙北部的的主要商港之一。距机场约7km,有定期航班飞往马德里、巴塞罗那及欧洲其它国家。

在那个港口的某个周日下午,下着毛毛雨,天空呈现出铅灰色,水手和码头工人的身影被路灯反射在码头的水坑上。Leopoldo的目光扫视着那些乱舞的倒影,身前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黄色山峰,在那一刻,他握住父亲的手,天马行空的思绪开始起舞。

后来,经过多年的培训,当Leopoldo开始职业生涯时,在Lamberto Pignotti的“新标志”、Mircea Eliade的“图像和符号”、J.G. Frazer的“金枝”、Frazer、Umberto Eco的“开放作品”和Gillo Dorfles的“自然与人工”等众多思想等影响下,Leopoldo开始用霓虹灯作为创作媒介,“Alberos”、“Electrographs”等系列接近“概念艺术”的作品中应运而生。西班牙艺术评论家Antonio Zaya将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定义为“进行中的墨水和画笔”,而Leopoldo说:“在80年代,我的作品被我们称之为‘概念艺术’。我发展了一个由多种材料组成的作品,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造的,比如霓虹灯。我关注空间,我使装置艺术具有人类学的关怀,这些作品本质上是空间中的墙壁和图纸的拼写,当外壳或容纳它们的美术馆的电源被切断时,它们实质上消失了。”

Leopoldo反复提及纽格兰奇冬至的神奇时刻,说那就是艺术非物质性的隐喻,作为杜尚星系艺术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将他的创造性作品的物质和短暂生产委托给了业界,这使他进入了“无菌”实践。

这时,砒化物和无形物质大量出现在Leopoldo的作品中:光、大地、皮肤、火、石头、摄影、玻璃和视频始终存在着矛盾,而它们的物理现实,加上被赋予的艺术下文化,两者的矛盾造成了意义的扭曲,在Leopoldo看这是一种象征性诗意和非同寻常的策略。

1987年,Leopoldo与纳乔·克里亚多(Nacho Criado)、卡洛斯·帕索斯(Carlos Pazos)、伊娃·洛茨(Eva Lootz)、孔查·赫雷斯(Concha Jerez)等国家级艺术家一起参加了作为马德里社区的展览空间——伊莎贝尔二世运河高级仓库的落成典礼。

该提案主要是要对于1912年建造的,原始功能已过时的高位水箱空间进行艺术展览的改造,在这种情况下,Leopoldo再次考虑了自己对考古学的兴趣和童年时代的印刷机。因此,诞生了目前属于马德里自治区的藏品,今天在莫斯托莱斯的多斯梅奥艺术中心(Dos de Mayo Art Center)常设展出的作品《存放思想的保证金》(Deposit for the supply of ideas),他在展览目录的文字中这样写道:“一台在时间上没有当前功能的机器,在电气时代是荒谬的和静态的,在转换的瞬间,在转换个体的记忆时,记忆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机器本身有关的一件作品,它本身很奇怪,却被世界所错过。”

从那时起,Leopoldo开始从事铁制品的创作。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空间的、立体的语言。在90年代早期,Leopoldo面对的更多是古典意义上的雕塑话语,带着一种对历史先锋派审视的目光。

1989年,作品《转移到记忆》(Transfer to memory)创作完成,Leopoldo说这也许是他承受的环境负荷最大的一件作品。为了完成这项工作,Leopoldo去了船厂。在那儿,在海军技术的影响下,他发现了被称为废金属的碎片,对他而言,那些“objetstrouvés(找到的对象)”全部变成了“无用的”,那些反常的原始元素,被组装形成了雕塑,这件作品让Leopoldo重新建立了艺术家自我与主题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通过塑造工作室的直觉和情感,彻底改变了以前的“无菌”实践的工作方向。

从1990年开始这一新旅程以来,Leopoldo的艺术生涯一直专注于历史前卫和本土主义怀旧的雕塑。在奥斯陆的Peer Gynt雕塑比赛中获得国际大奖的系列作品《NA-àNIMIs》是对面具的研究,具有色情内涵的《The woman of the almoharén》,《The Dance of Anitra》,“无背长椅”系列也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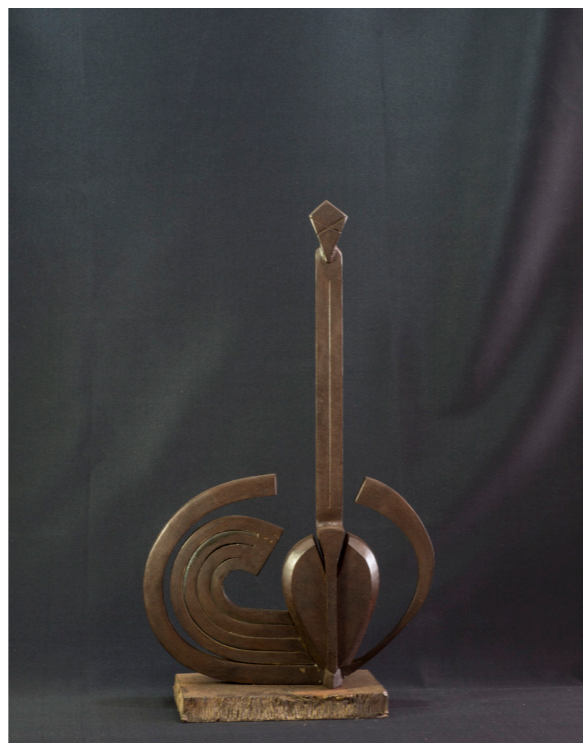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Leopoldo用歌德的话来总结自己,“没有民族艺术或民族科学。艺术和科学像精神的所有崇高品一样,属于整个世界,只有在所有当代人的自由相互影响下才能繁荣,始终尊重过去遗留给我们的一切。”



The Goat.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2017



Na-à NINI IX.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38.5x23.5x8cm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2017



Na-à NIMI VIII.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38.5x23.5x8cm
Private Collection Las Palmas 2017

经验与实践

1314 :你何时开始你的艺术生涯?你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雕塑家?

Leopoldo :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最初在1971年,我开始学习建筑学。但这门学科并不能满足我,我又进入美术学院。那几年的学习并没有大学的味道,局限于艺术技法的训练,即学习绘画和雕塑技术,缺乏那些我认为对艺术家发展至关重要的方法,即基于艺术史、哲学史等等之上的一种“思想”的结构,就是所谓的想法。

这种结构缺陷可以从西班牙在佛朗哥将军独裁统治下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因为这个原因,我只能通过自学来训练,没有其他的办法。我离开了美院,进入艺术生活,和其他的同期艺术家一起,参加了各种展览、辩论等活动。

在那几年里,我遇到了马丁·奇里诺(Martín Chirino),一位伟大的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雕塑家,我和他一起在马德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和他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直到他今年去世。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奇里诺是我的“老师”,甚至可以说,在思想的许多层面上,他是我的朋友和同行。

1314 :你的作品常使用不同的材料?你最喜欢哪种材料?

Leopoldo :刚才我提到,在一开始,我用各种不同的材料,但从90年代开始,我选择了铁作为我作品的主体,我觉得这主要是受我当时岛民状态的影响。

我住的周边都是海,城市的自然景观是大西洋、船只、海港,船坞就像巨大的熔炉,在那里,神秘变成了现实。这些大块头的铁怎么可能浮起来呢?然而,一切都是可能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当然,还有一种目光永远在质问地平线。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地平线?有时候,这是无法逾越的分界线,有时候,是一条路。有某种东西在那条含混——把天空和大海混在一起的界线之上。

从这一点我们说亲密关系,在工作室里有一种“去航行”的需要。这是造物者的空间,梦想的洞穴,在那里,被切分的时间变成了事实,时间超越了现实,而这是艺术家的主题。

1314 :艺术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Leopoldo :对我来说,二项式的艺术、生活是一回事。我认为生活是一种自由和创造性的运用。当然,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完全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生活游荡并不容易,每一天都更加现实,仅仅装载着梦的无形材料。

这是我从奇里诺那儿学到的教导之一,艺术是一种给礼拜、神秘和虚幻增辉的工作。而我正以对这些的疑惑为生。

1314 :当你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你是如何被艺术创作的灵感所启发?

Leopoldo :我试着把环境灌输给自己,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确,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层面的适应更加艰难,因为生命和历史经验的源泉如此不同。

但是我必须得说,由于这个项目是基于和谐(Harmony)的概念,作为它的象征,我的想法是创作(work on)这棵树的观念和形象,这棵树本身就是世俗与上天、人类肉体 and 灵性之间和谐的象征,所有的文化都有他们的“神圣之树”、“智慧之树”。具体来说,在中国就是银杏。在作品整个成长过程中,我被成千上万的银杏包围着。因此,至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把自己融进中国文化并不是那么困难。的确,作为一种千年文化,需要一生的时间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说起来,目前我正在做一个名为“成都之梦”的雕塑,其中我使用了中国的汉字。我在分给我的工作室的地板上发现了这些刻在金属小片上的汉字。

1314 :在成都的项目中,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Leopoldo :与中国艺术家分享工作坊和日常生活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创造性的真相。但总有一个共同的潜在底线,敏感性创造了一个日益变化的世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中,许振龙在他的假定中呈现了孔子的哲学理论与16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和诗人圣胡安·德拉克鲁斯(San Juan De La Cruz)令人惊讶的一致性。简言之,他们在思想上没有很大差异。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细微之处,但是总由一根共同的主线引导,那就是人类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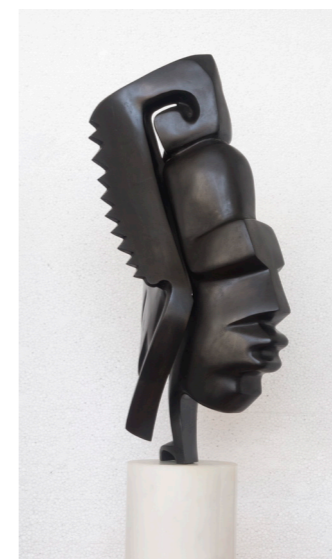
令人难忘的是何震海主持的一场西班牙艺术家参与的中文写作会上。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精美的肉身”这个超现实主义者的说。

1314 :对你来说,在这个项目中,中国和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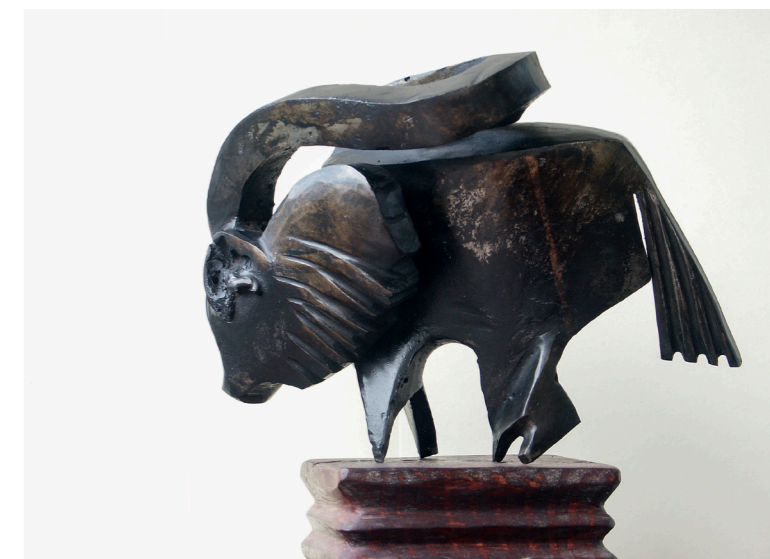
Leopoldo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和我共享一个工作室的中国艺术家们不重视木石雕刻的伟大传统,即操纵物的激情、炼金术士的工作以及在最新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都包含了很多工艺。对我们西班牙艺术家来说,这是相反的。

尤其对我来说,在上世纪90年代,我恰好对这一问题和那些反思进行了质疑,我回归到更为古典的雕塑概念。这种熔炼铁块的情感和激情,包含某种独特、崇高的东西。

在我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我详尽地写出了这一思考,其中写到:“在这迷宫般的不确定性中,我把自已安放在非洲的海岸上。从这个海岸开始,场景一开始就带着典范似的起点和一个依然神秘和象征性的失败。



African Head II.
Bronze
54x25x27cm
Collection of The Royal Canary Academy of Fine Arts 2002



Bull.
Forged iron, chemical blue and wax
Private Collection, Valencia 1997



在一种结构性依赖的文化和独自一人的旅程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为了我的小船中狭小空间的亲密感,为了划浆的技术和帆上的风。因为汽艇是科技的且威风凛凛的(船),已经沉没了。这种船难并不像“神正论”沉入白日梦的海中那般诗意,而是在上千次穿越大西洋,掀开思想的碧浪。”

这就是我的美学兴趣所在,现在我仍在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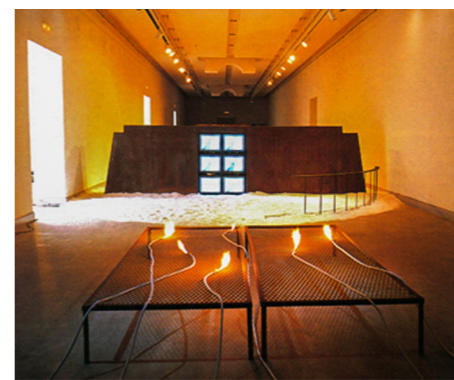
1314 :艺术创作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Leopoldo :我觉得艺术家工作的“材料”有几个要素构成:激情、情感、自由、怀疑、思考等等.....以及活着本身。

1314 :你如何接纳现代艺术市场,或者说如何与之打交道?

Leopoldo :(我是)那个地方的老人,开个玩笑。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于现代艺术市场之前,当时是由艺术家和诗人组成了艺术离散的资金,它已经消失了。目前市场的指令已经与艺术家的利益毫不相容。市场目前是一个巨大的海德拉头(Hydra,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九头蛇怪——译注),有很多个毫无思想的头。这些头精心地安排投资的价值。这是一个被新技术和全球化放大不确定因素的时代。我觉得我们身处一个过渡时期。我必须尝试去理解这个,我不想成为一个保守份子。它们是时代的标志,但我坚持认为,艺术更多是与梦相关,远不是卖弄、一夜成名。艺术家在多年的经历之后开始精心做一场演讲和一种语言。并不是魔力的手触动了你,解决了创造的伟大问题。这是奇里诺的另一个教导。

- 1 The Millennium Dream. Bronze. Two meters high. Arrecife de Lanzarote Heritage 2000
- 2 The Millennium Dream. Bronze. 49.5x45x23cm. Collection of the artist 2002
- 3 African Head III. Polyspan and plaster. 37x 35x17.5cm. Prepared to cast in bronze 2003-2016
- 4 Oekoumene 1987
- 5 Deposit of Ideas 1985
- 6 Towards the Paradigm 1988
- 7 Neon Table 1982
- 8 Art 1988



1314 :你最喜欢的艺术家是谁?你感兴趣的艺术方向是什么?

Leopoldo :我不能说只有一个艺术家我最喜欢,我可以列出许多艺术家,我从中学习并为之沉迷。另外一点就是我的审美倾向局限于历史先锋派时期。这是一个孵化伟大创意、自由和用有限的规则打破的时代。

回到前面一个话题,比如有一个艺术家,他的作品吸引了我极大的注意,而他和他的短暂生命,几乎不为人所知。他在24岁时就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感谢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一位美国诗人,我们得以知道他的作品,近乎立体主义,这位艺术家就是亨利·戈蒂埃·布拉茨卡(Henry Gaudier-Brzeska)。他和温

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以及其他的英国艺术家,一同创造了漩涡主义运动(Vorticist movement)。他与我说的立体主义非常接近。他曾沉浸于布鲁姆斯伯里群(Bloomsbury Group)的思想运动中。因此,如我所说,我相信市场和声誉在当下,与艺术的真正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1314 :你有未来艺术创作的计划吗?计划是什么?
Leopoldo :我未来的计划是继续我的工作。有公共雕塑项目,目前工作室的生活完全吸引了我。有了成都的经验,我很乐意回到中国。

[ABSTRACT] Leopoldo Enperador is a famous sculptor and artist in Spain. This article reviews his life as an artist, as well as his creative experience and direction change. In the 1980s, Leopoldo Enperador was working with non-traditional sculpture materials to be the multi-material works, such as neon lights combined with non-material materials. He focuses on space, making the installation art with anthropological care close to conceptual art. The interest of prehistoric art from his youth caused a spatial, three-dimensional language in his works. In the early 1990s, he chosed iron as the main part of his works which was more the sculpture discourse in the classical sense, with a look at the historical vanguard.